



我所有的 朋友都 结婚了



余姗姗
作品

YUSHANSHAN
Works

笑到肚疼，拽到抽筋，酸到流泪

毒舌傲娇女携手犀利腹黑男
拯救徘徊在婚姻门外的男女

爱情神攻略完美破解婚礼前的所有Bu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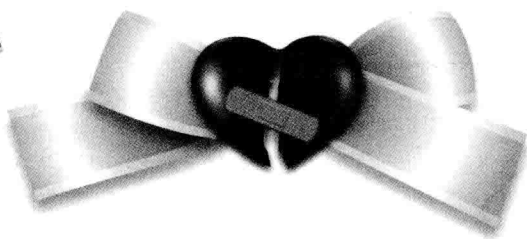
写尽爱情中所有的美好和挣扎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我所有的 朋友都 结婚了



余姗姗
作品

YUSHANSHAN
Works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所有的朋友都结婚了 / 余姗姗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500-1378-0

I. ①我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3187号

我所有的朋友都结婚了

余姗姗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
特约监制 丁元元

特约策划 马晓婧

营销统筹 宗 岩

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

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

责任编辑 游灵通 黎紫薇

特约编辑 马晓婧

营销推广 杨 蕊 徐江宁

责任印制 张军伟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y.com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1/16 710mm × 980mm

印 张 22

字 数 250千字
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5.00元

ISBN 978-7-5500-1378-0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20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CONTENTS

目 录

故事一

假结婚 VS 新娘大作战 001

故事二

落跑新娘 VS 婚前保卫战 107

故事三

三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173

故事四

熟男要结婚 273

[故事一]

假结婚 VS 新娘大作战

整个闹剧，是从我发出租假新郎的帖子开始的。

冬日里冷风冽冽，干枯的草皮上铺了一层绿油油的假草皮，假草皮上铺着可拆分的地板，上面摆放着白色的餐桌、白色的花门和成打的白玫瑰。

音乐奏起，我挽着著名婚纱设计师兼伴郎刘备的手臂，踏上我一手策划的婚礼现场，穿过花门，向站在台上那个西装笔挺、道貌岸然的“新郎”走过去。

他叫李明朗，是我租的假新郎。

即使相隔三十米的距离，我也想象得到挂在他脸上的那种讥诮内涵的笑容。

那天，我们刚商量完假结婚的事，他请我吃了一顿麻辣小龙虾配生啤酒，我还借酒装疯地问他，要是以后我嫁不出去了，能不能嫁给他。

脑子里瞬间浮现的，是小米的另外一句话：“他的屁股一看就必须是电动马达！”而李明朗，却醉眼迷蒙地将我搂住，热乎乎的气息喷在我耳边，说：“你可不要爱上我，咱们只能做朋友。”

那句警告还言犹在耳，此时我却身穿刘备为我独家定制的昂贵婚纱，一步步走进李明朗的世界。

我走得极其缓慢，极力将自己的身材想象出妖娆的效果。

我身边的刘备，比我走得还慢，他每迈出一步，前一只脚的后脚跟都是顶着后一只脚的前指尖的。

我维持着微笑的唇形，问刘备：“你设计这件婚纱的时候，就没考虑一下季节吗？”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稳如泰山的面瘫。

我只好继续提醒他：“咱们就不能走快点吗，音乐就快结束了……”

刘备说：“我设定了循环播放。”

听到这话时，我正紧抓着他手臂上加厚的西装布料。

我知道，如果我不将真相告诉刘备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
所以我想想了，很快小声地将一切告诉了刘备——那是他最想知道的事。

可是当我快速说完后，刘备非但没有加快步伐，反而愣在了道路中央，眼神惊疑地瞪着我，连我原本要抽出来的手都被他牢牢抓住。

这样的画面，一定像极了电影里男女主角在私奔之前的深情相望，还要配上一段 MV 搭配各种往事闪回。

但是下一秒，我就被冷风呛出个喷嚏……

刘备几乎是立刻地向旁边侧了侧脸。

我连忙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从这以后的事，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了。

我听到四周扮演宾客的群众演员们发出了惊呼声，顺着他们的眼神看过去，只见李明朗已经冲下台子，箭步向我跑来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甚至看到了他眼中隐而不发的焦急。

可是紧接着，我就感觉到身后有另一股力量向我逼近，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回头去看。

但我转过头时，却只来得及看到一个紧紧裹着丝缎婚纱的曼妙身影，拎着已经被撩到膝盖以上的裙摆，以一种玉石俱焚的姿态奔了过来，并在距离我还有两米的地方，一跃而起……

向我俯冲……

将我压倒……

随着对方刺破空气的尖叫声，我的耳朵出现了短暂的失聪，所有群众的呼声都被硬生生地掐断，呈现出默片的效果。

“咚！”那是我的屁股最先着地的闷响。

“啪！”那是骑在我身上的女人，一巴掌挥下来的清脆耳光。

我的头向一边偏过去，所有的想法都被震飞到九霄云外。

我转过头来，在她眼中看到了自己不敢置信饱受羞辱的神态，而她那要将我人道毁灭的表情，也占据了我视野的百分之七十。

随着她又一次举高手臂迎头劈下来时，我的脸上已经逐渐浮现出火辣辣的麻，同时入耳的是她歇斯底里的怒吼。

我连将来在产房要死要活的力气也一并预支了，行动比思想来得更快，清楚

地看到自己伸出了手，迎头抓住她那戴着卡地亚手镯的手腕，发出吼叫。

然后，我双脚双手一齐上阵，牢牢地将她缠住，利用不倒翁原理，一个猛子翻起身将她压在身下……

李明朗不知何时赶到的我身边，手掌插到我腋下，将我向他的世界拉去，而刘备也以绝对保护的姿态，环住了那疯婆子的腰。

可是我的指甲，已经根深蒂固地插进了她的肉里，她也铆足了劲儿撕扯我的头发，我们难分难舍地抱在一起扭打。

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假草皮上滚了几圈，直到筋疲力尽，直到那个疯婆子吼出那句：“你竟然和我同一天结婚！”

我终于被这话吓得松了力，因惯性而向后靠去，光裸的背脊感到被金属物挑逗似的划过，冰凉而战栗。

那是李明朗胸前的扣子。

我极力仰头望向他俯视我的眼睛，那目光既沉且淡，深邃得仿佛通向秘境的悠长小径，掠过我的脸庞向下看去时，不由得凝滞了一瞬。

李明朗拧起眉头，进而快速宽衣。

在我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之前，已经被他的西装外套罩在身前。

我下意识地抓住西装外套，贪婪着那温度，在被弥散在鼻息间的 Truth for Men 香水味缓缓包围时，指尖也同时摸到了婚纱的平口。

那里好像已经变成了深 V……

“你竟敢和我同一天结婚！还和我前男友！”疯婆子哭得梨花带雨，原本目眦尽裂的神情，已经在刘备的怀中化作了似水柔情。

这个女人，就是程伊伊，是蝉联我大学四年的死敌小贱人 No.1。

所有人都知道，她恨我，我恨她，我们之间的恩怨纠葛足够电台录一年节目。

我忍不住反击：“你不也和我前男友结婚吗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安得什么心？玩儿什么不好你丫玩儿接力棒，你……”

那后半句话被我硬生生卡住，空气凝固了一秒钟。

“等等，你刚刚说我和你前男友结婚？你是说，你和李明朗也好过？”

程伊伊也愣了：“谁是李明朗？”

我不由自主地回头看向李明朗，他眼里写满了对我的鄙视。

我又看向程伊伊像护犊子一样地扒住刘备的动作，突然之间好像明白了些什么，不是很确定地问：“你该不会以为我要嫁的人是刘备吧？”

莫非，程伊伊是因为看到我和刘备在场地中央对望的那一幕，才崩溃的？

我无奈道：“刘备只是我的伴郎。”

今天，原本是程伊伊和成大功的婚礼。

成大功是我们大学时年级公认的白马王子，也是我前男友，毕业典礼那天跟我提出了分手。

当初为了追成大功，我曾经每晚都带着小马扎和便条贴，在我们学校的约会圣地小树林里贴条占位。

那时候，成大功和程伊伊没有任何交集，成大功只是投错胎的帅屌丝，尽管任谁一看都觉得他奇货可居，可是我知道，这里面不包括程伊伊。所以我怎么都想不到，一个月前，程伊伊会挽着成大功的手出现在我面前，还拍了三捆人民币作订金，请我为他们策划婚礼。

那一刻，我确实对他们的狼狈为奸深信不疑。

呵，策划婚礼？

社会上有那么多命案，《法治进行时》每天都在披露犯人一怒之下酿成的惨剧，他们凭什么认为，我有足够的修养为他们的幸福锦上添花，而不是落井下石？

那之后没两天，我就在一时冲动的驱使下，在网上发出了租假新郎的帖子。

我不仅要和他们在同一天结婚，还要在同一个场地，用同样的布置摆设，用同样的开场音乐，并选在同一时刻举行。

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表达愤怒的方式有那么多，程伊伊会选择这一种。

撕扯、扭打……

更加想不到，促使程伊伊与我同归于尽的理由，竟然不是因为我和她打对台，也不是因为成大功，而是因为刘备。

这个为我设计婚纱并兼任伴郎的男人。

2

我走向已经被这场面吓住的司仪，拿过他手里的扩音器走了回来，面对所有

宾客，抬手指向不知何时赶到现场，却杵在一边傻呆呆的女同事奥美。

“今儿这婚不结了，所有的人都去奥美那里领出场费，前排的七百，其他的五百！准备了台词的一千！”

同时，我还不忘居高临下地俯视程伊伊，在她眼里看到了震惊，我也被自己的炫富惊艳了一把。

但当我看到奥美手里的几个塞得满满的信封逐渐缩水后，我再也笑不出来了。

在我家最常被打开的柜橱里，还有够两个月量的方便面，以及在各大超市门口领取的卫生巾和纸巾试用装。

护肤品，我只用郁美净和在医院开的十元一瓶的维生素E乳，爽肤水是在小区的花园里日复一日地偷掐芦荟硬挤出来的汁。

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“毛爷爷”，它们甚至不肯入我这个穷酸者的梦。偶尔在电视里看到国家又从某某家里搜出多少人民币的新闻时，我都会乐得整宿睡不着。

可是现在，我竟然只是碰了碰嘴皮子，就大大方方地将它们送进了别人的口袋。我为自己感到羞耻。

程伊伊也站起了身，恢复到她万年不变的高冷，将名媛芭比、小国公主和玛丽苏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面具重新戴在脸上。

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和成大功是玩儿假的？”

呵，我不仅知道你 and 成大功是玩儿假的，我还知道你和刘备曾经的风流艳史，以及当初你们是怎么差点结婚，又是怎么双双缺席婚礼现场的所有来龙去脉。

尽管自那以后，程伊伊和刘备已经一年不联系了，可是程伊伊突然宣布要嫁给成大功的“事实”，依然刺激了刘备。

刘备一怒之下，不仅要为我免费设计婚纱，还自告奋勇充当伴郎。

我欣然接受，同时也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。

直到走进会场，刘备刻意拖慢着步子才使我明白，他和我一样害怕，害怕那个穿着丝缎婚纱的程伊伊不会杀过来，害怕她会若无其事地嫁给成大功。

于是，我决定将我前两天得出来的猜测告诉刘备。

“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怀疑程伊伊和成大功也可能是假结婚呢？她的整场婚礼都是我策划的，她昨晚才将最终的宾客名单传过来，我找了三遍也没找到她父母和任何亲朋好友的名字，你觉得这合理吗？”

然后，便是震惊的刘备与我的“深情”相望，以及程伊伊的歇斯底里。

我对程伊伊说：“我不仅知道你和成大功结婚是假的，我还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气刘备。不过我还是感谢你八辈祖宗，里外里让我白赚了两笔策划费。”

看了一眼表情困惑的程伊伊，我为她的数学感到着急：“我的这场婚礼也是刘备出的钱，那些……还有这些……还有出场费，都算他账上！”

程伊伊的眼圈瞬间泛红，不用点“珍视明”也能哭出特效。

她扯着刘备的袖子摇晃他：“既然你不想让我嫁给别人，你为什么不直接阻止我！”

我看了一眼正在漫不经心点烟的李明朗，说道：“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？又要当什么又要立什么……”

“这里没你的事！”

“怎么没我的事？我还挨了你两巴掌。”

程伊伊又要上前纠缠，我一个躲闪不及，向后退步时高跟鞋就踩到了后裙摆，咔地一声鞋跟歪向一边。

但我连尖叫声还来不及发出时，身体就突然腾空。

李明朗抱着我在原地转了两圈，裙摆划出波浪般的弧度。

闻到他喷在我头发上的烟草味，我对程伊伊狐假虎威地叫道：“程伊伊我告诉你，人傻不能复生，追男人追成你这样，真 TMD 丢你爸妈的脸！”

紧接着，我就只能发出“呜呜”声了，即使我穿着高跟鞋也高了我半个头的李明朗，正一手揽着我的腰，一手捂着我的嘴。

我的嘴唇紧贴着他掌心的爱情线，手脚同时软掉。

原本就厚重的西装外套，正从胸前滑落。

连倒吸一口气的时间都不给我，李明朗又一次发挥了他惊人的条件发射，搂在我腰间的手迅速上移，将外套重新拉起。

但在那个瞬间，我们都愣住了。

他一手掌握的何止是外套……还有我那连成大功都没让碰过、最近正在努力吃野葛根催熟的……半壁江山。

闹剧过后已经一个小时了，我依旧不敢看李明朗的眼睛，也不敢离他太近，尤其是他后来那句话，刺激得我的肾上腺素直逼沸点。

“这事你不用放在心上，也不用当真，只是碰了一下，总比被人看光的好。”

说这句话时，李明朗刚从举行婚礼的会所洗手间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两张纸，仔仔细细地擦拭他那儿根修长的手指，还拨冗斜睨了我一眼，轻慢的神情糅合着宽宏大量。

我差点儿没把手里的外套扔回他脸上。

可是还不等我发作，他已经率先越过我走向走廊的另一头：“还不走，你不是要叙旧吗？”

对，叙旧……

不过，不是我要叙旧，是程伊伊。

闹剧过后，程伊伊非但没有被我气进焚化炉，还约我叙旧。

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

原本在推开包间门之前，我已经做好了和平演变的准备，但当我见到稳坐其中徐徐茶饮的程伊伊时，瞬间又被刺激得快出戏了。

即使我是楚留香（据说楚留香的鼻子不好使），我也闻得到从她身上散发出的、颇有质感的蝴蝶夫人的香水味；还有在 ELLE 杂志上看过的纯白绣花小洋装，无标价；《悦己》上看到过的金色高跟鞋，无标价；整套不知是 Dior 还是 Chanel 的化妆品，有标价，但专柜小姐太圣洁，我从不敢问。

我身上却穿着休闲款的墨绿色羽绒服，原价三百六，是小米减肥成功后淘汰掉的。深色仿旧牛仔裤，一百八，大学时买的，怕洗得太勤变形换不起新的，就冒充起都市“养牛”人，穿着它横行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还有刚修剪过的长直发，洗剪吹十五，但刘海是我自己整的，以及整套山寨版化妆品，三十到四十之间，包装盒上还印着 Diro 和 Chanle。

我正在心里努力愤恨着投胎的不公，程伊伊却视这一切为理所应当，半靠在贵公子刘备的怀里，柔声细语地问他：“它还能修补好吗？”

她心疼地抚摸着手里的婚纱，然后将控诉的眼神投向我。

你说我怎么克制得住？

我一屁股坐在对面的凳子上，一口喝下面前的那杯白水，深吸一口气说：“程伊伊，我承认我一开始确实被你和成大功骗了。直到上礼拜，我还在脑补他睡你、你买单的画面。本来嘛，他那种屌丝连逛北海公园都要出示假学生证，怎么可能

消费得起你出入的那种高级酒店。他包不起你，你用惯了高档品，肯定也看不上地摊货，你们俩怎么都不可能凑到一起。不过现在想想，好在你出钱出力让我看的这场大戏是在这里，而不是在床上，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去哪儿找红油漆！”

程伊伊立刻气得瞪圆了眼睛，两颊也被虐出了好看的红云，然后在刘备的压制下，咬着嘴唇拼命深呼吸。

不知刘备小声在程伊伊耳边说了些什么，感觉他连嘴皮子都没怎么张开，她便乖顺得像是小猫了，眨了眨眼变出一抹闪亮亮的笑容。

“都过去的事了还说来干吗？心心，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。”

心心？

心心！

呕！

3

李明朗不知何时坐到我身边，一手搭在我的椅背上，一手在玩儿手机。

我突然觉得底气很足：“你要谈什么正事？”

程伊伊笑得我眼花缭乱：“说句心里话，我很感激你。没有你，我和刘备也不会破镜重圆。”

“不客气，其实你们俩心里一直都有对方，就算我不撮合，你俩也有本事这么耗一辈子。”

“哎，怪只怪我们以前进展得太顺利了，才会经不起一点波折，因为点儿小事就分手……还好有你在啊，心心，你可真是我的试金石。”

我眼皮子终于忍不住跳了一下，但很快就用一副过来人的口吻告诉她：“男人的过去千万别细究、别深究、别研究，你又不是纠察大队的，你要当自己是个瞎子，摸着黑过日子指定幸福。”

说这话时，我似乎感觉到李明朗微微一顿，随后转头向我看来。

我也偷偷瞄过去一眼，撞见他意味不明略带笑意的眼神。

我立刻别开脸，莫名的燥热。

程伊伊说，她为她找成大功假结婚刺激刘备的事感到抱歉，她最初也没想到要刺激我，只不过偶尔发现我在做婚礼策划师助理，进而想到我和她之间的种种

前仇旧恨，只是顺带报复我一下。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对不起我，再次跟我真挚地道歉。

说实话，这段声情并茂的台词，我差点儿没接住。

但我是头顺毛驴，别人敬我三杯，我回敬一缸。程伊伊的话绝对勒住了我的命门，她敢温柔，我比她还温柔。

“没事，反正你有你的有钱老爸，你有的是后路，你就是闹翻天也有人替你补救。像我这种一张嘴就得罪人的屌丝，已经穷得就只剩下自尊了，真的经不起别人这么践踏……不过我也得感谢你赏我口饭吃，要是这个月我再做不了一单业务，我就得拍拍屁股滚蛋了。”

是啊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还是程伊伊挽救了我的工作。

我们公司门口张贴的业务榜单上撒满了小红花，足以证明我国婚姻事业的繁荣昌盛，却只有我的那一行一白如洗，为花圃划出了苍白的人行道。

可能今天过后，我那栏里也会贴上两枚小红花吧，而且说不定月底财务结算时，还会封给我一大笔业务提成……

我正在幻想着从老板手中接过五位数的“毛爷爷”，程伊伊却选在此时从包里拿出了一摞“毛爷爷”，放在转桌上轻轻一推，“毛爷爷”们就随着转盘的转动缓缓向我划来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郝心，你的后半辈子，我都包了。”

“包？程伊伊，你丫花雕喝多了吗？”

“我要买你的脑子。私人定制婚礼是一个高端行业，需要的是高端的人脉和高端的创意。你有的是高端的馊主意，但是你们公司的业务层面太窄了，根本挖不到高端客户，而我有。当然，中低端的，咱们也得做，只不过既然要做，就不能做流水线批量生产的那种婚礼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、最顶尖。不仅要有独家定制的婚纱，还要保证每一场婚礼都是独一份的，一定能满足客户追求独一无二的心理。”

一串忙音自我脑海里飘过。

程伊伊的声音忽远忽近，说得不像是人话。

我恍惚地抬起头看向她，觉得自己好像听懂了一些，又好像一个字都没懂。

“你说……咱们？”

多么微妙的套用。

“对，咱们。我出钱，你出力；我做老板，你做创意总监。”

“你凭什么相信我？你不怕我跟你作对？”

“怕啊，但是我知道你不会跟钱作对。只要你答应和我一起开公司，我不但不让你花一分钱，我还给你一个月七千块的工资。我是投资人，你是执行人，公司有你的份儿，你就是再想和我唱反调也不会拆自己的台吧？”

有谁能告诉我，程伊伊什么时候口才这么好了，说得我哑口无言，说得我只想给她点赞。

“我看得出来你喜欢这行，你也不是墨守成规的人，一个婚礼模子反复套用，你比谁都痛苦。你的强项就是创意，这样的合作方式绝对比你们公司那种给客户提供 A、B、C 套餐选择来得有挑战性，而且客户源也不用你发愁，就算一个客户都没有，我也不会倒扣你的钱。说白点吧，我有的是人脉，就怕你脑子不够使。”

我从没想过，原来程伊伊是这么懂我，可以句句戳中我的死穴。

她不应该这么和颜悦色的，她这人从不打温情牌的，她这么搞，我实在没法给她正常反应。

早在决定租假新郎和程伊伊干架的那天，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婚礼当天要精彩落幕，完美退场，甩她一句：“我已经把成大功扔给你了，你还不快点回去陪他睡觉？”

我还会订购一箱最小号的“小雨衣”，和从旧书市场淘来的《醒世恒言》其中的一篇撕下来，送给他们当结婚贺礼，名曰《金海陵纵欲亡身》。

然后，坐等高大上的她发飙跳脚，对我冷嘲热讽，向我开炮。

可程伊伊竟然告诉我，她要和我一起开公司，要帮我一展所长，要给我一个月七千块工资，要买我的脑子，要承包我的后半生……

“程伊伊，你开过公司吗？你知道公司盈利和亏损都怎么计算吗？我知道你有钱，你爸的钱足够为你说的任何大话买单。不过我也得承认，你说的这些话我听着很爽，但是你表达感谢的方式我接受不了。我现在的工作自己很满意，那些馊主意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完得成的，要是没有李明朗和刘备帮忙，我根本唱不成这出戏。所以你要感谢，还是感谢他们吧，没必要说开什么鬼公

司……”

我的拒绝听上去是那么的义正词严，我的人格看上去是那么的视金钱如粪土。不用看我也想象得到，程伊伊的脸色有多么的好看。

然而，程伊伊还没说话，我就听到近在咫尺的一声轻笑，是李明朗那听着让人抓心挠肝的声音。

“不用谢我，我也是拿钱办事的，看在和刘备的交情上，我给他打了八折。”我转头看他。

他又说：“还是你觉得，我像是那种一句‘谢谢’就能打发的人吗？”

我说：“除了一句‘谢谢’，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。”

李明朗挑起眉：“也是，你又拿不到提成，就那点工资，我也不好意思收。”什么意思？

我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说我拿不到提成？”

他对我眨了眨眼，却刻意顿了几秒钟：“之前听你的同事说，你一次就搞砸了两场婚礼，你们老板很生气，说要开除你。”

我倒吸了一口气，明显感觉到血液自脸上退去的冰冷。

我真的很想拆穿他，想从他眼中找出破绽，可是那里面的淡淡笑意却告诉我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而且，他正在欣赏我的挫败。

我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：“你敢发誓你没骗我？”

“我发誓。”

李明朗定定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上下打量了我一遍，仿佛在估量投资的价值一样。

“如果我骗你，我就娶你。”

@#¥%……那是留在我心里的一串忙音，这也是我挨过的所有刀子里，插得最深的一把。

我知道，我现在极力望住李明朗的样子一定像极了冷笑话，可是我却无能为力。我只能看着他，想问他一句，这就是他思虑过后，觉得最残酷的惩罚吗？

原来，我是那么的廉价，可以任意买断，也可以被用来作为惩罚。

我垂下眼，没有说话，我怕一张嘴，那些被我强行关在体内的眼泪，就会一股脑儿地涌出来，将我出卖。

李明朗却淡淡地笑了，补了最后一刀：“如果我是你，我就收下这笔钱。一个月七千块工资，就不用顿顿吃泡面了。”

4

关于这场婚礼的闹剧，还得从两年前说起。

【二零零八年，六月】

毕业典礼上，领导刚刚讲完话。

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，一男一女两位毕业生代表走上了讲台，像是唱双簧一样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，什么望成才、望成功、望成人、望成家之后再把孩子送进来。

说到最激动的地方，两人将学士服当场一脱，露出里面的非主流破洞剪裁改良式校服，人模狗样地对着台下一票美图手机比画各种文明手势。

教务处的老师诚惶诚恐地要将两人劝下台，但是他们却一齐拿出小红本子，喊道：“今天，我们结婚啦！”

学校刚斥巨资引进的音响设备，应景地发出和弦回音，伴随着台下铺天盖地的欢呼声，无数个红色毕业证书被扔向天空，学士服被撕扯了一地，《万宝路进行曲》也被切成了 Lady Gaga……

就在这场毕业婚礼之前一个小时，我还在为这位学校里最年轻的新娘同学裁剪校服，她很落寞地告诉我：“等将来我有钱了，我一定做一件婚纱，私人定制的那种。”

我看了她一眼，将床底下的那箱杂志翻出来一一摊开，指着上面琳琅满目的婚纱款式问她：“你喜欢哪一件？”

新娘同学一眼就看中一款欧式风情的拖地蓬裙。

我一把拿起她的学生证将上面的照片抠下来，又按照轮廓剪出人物头型，啪地一声贴在穿着那件婚纱的女模特脸上。

我告诉她，对于买不起的婚纱，只要 P 上自己的头，就等于穿上了。

我们都知道，这句话听上去很傻很无敌，但我们都笑得很大声。

一个小时后的那场婚礼，是我人生中策划的第一场婚礼，但我没有参加。

我告诉新娘同学，我要赶在大家都在操场上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和我男朋